



第九十一期 · 2019年3月 每月中旬出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修福慧

青楓：常聽到一些善信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直念着、念着。我曾好奇地問：「這樣念着，有什麼意思的呢？」對方說：「念阿彌陀佛聖號，就是讓我們身後能往生極樂世界！」請問大和尚：真的念一句佛號就可以了嗎？就這樣簡單的嗎？

修智：在回答你這問題前，我想講一講《大唐西域記》裡敘述的一些事跡。其中有一則，講述一位國王希望自己能夠好好地學習佛法，於是對出家僧眾說：「請派一位法師來為我講講佛理。」可是，少欲無為的僧眾，對教理不求通達；博學高明的，則懼於威嚴。是時，有一位僧人出家既久，且

有研究。獲眾推舉，擔此重任。但這位僧人，曾是王家舊僮。國王大怒，認為你委派一位我家舊僮來為我說佛法，分明是在侮辱我。一怒之下，便出現滅佛行動了。

青楓：我也聽過這故事，依常理說，這國王震怒而滅佛，不難理解。

修智：再來看另一則。有外道要挑戰佛教，這外道是精通哲理的，趁僧徒不學無術，他對國王說：「我要挑戰這班僧徒，要與他們辯論。如果他們輸了，他們便得從此不准再擊打撻捶（擊打法器以集眾用）。辯論結果，僧徒不如。國王遂下令：所有寺院不得再擊打撻捶。如是者，十二年過去。

朝露

陽光下的花朵，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！很容易地，讓我們的身心進入一種奮躍的狀態，特別是年輕人，看到陽光下的花朵便會產生一種「我對青春無悔」的感覺。

隨着年歲增長，也許我們更喜歡看默默地守在那裡、靜靜地伸延生長，又靜靜地收斂起來的花的形態。景隨心轉，也許看花也是這樣吧！

每次回到妙法寺，我總喜歡看看那些朝露落在花瓣上的花朵，陽光映照下，晶瑩的朝露帶給我們無限生機，那時候，你可不會去吟誦什麼「人生如朝露」，你感悟的，是珍惜美好的眼前。



是時，有一位南印度僧人，名曰提婆，不忿佛教遭遇如此侮辱，於是，得到師父同意之下，到該地反挑戰外道。辯論結果，外道不如，佛教重新得到尊敬。

這兩則事迹說明什麼呢？它告訴我們，看經念佛修持，理論基礎必須要有，這就是經教的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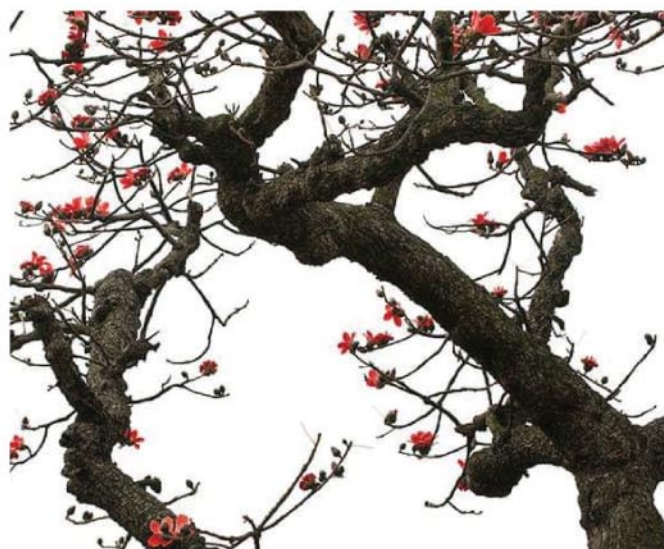
青楓：釋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後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就是要告訴我們，在修持路上，是要知道如何修持，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潮流走。深入探討，才能堅定信念，才不會退轉，這就經教的重要性。如果只僅僅持念阿彌陀佛聖號，就是稱為修行，則佛陀何須講這麼多道理？

修智：就是這樣！如果說：「我們去到極樂世界才學，也不遲吧！」是不是這樣呢？我們既然在現世可以看到，可以了解的內容，為什麼現在不去學習呢？《阿彌陀經》內提到極樂世界的人民也是學習「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正道。」這些三十七道品，正正是我們現在學習的內容。為何同一樣的課程，却現在不學，而留待將來？這沒有道理。學習佛理是重要的，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是需要佛法佛理作明燈指導，而不是「盲撞撞」，或「人云亦云」，或「跟

潮流」地實踐，實踐是要有理論基礎的。同樣地，我們也不能祇顧談理論，而不去實踐。脫離實踐，便是空談。所以，修行是實踐，經教是理論。經教理論，就是修智慧；付諸實踐，就是修福。所以學佛者必須福慧兼修，而不可有所偏差。

青楓：我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是當我們一口氣不來以後的事情。我們不論年紀，在未死亡之前，難道就不想在有生之年，可以平安吉祥快樂地過日子嗎？難道要在現在生中苦惱地過日子嗎？釋迦牟尼佛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可以離苦得樂。乃至諸佛所教亦是：「止惡、行善、淨意。」

修智：年紀大的長者，由於身體機能衰退，對於參禪打坐誦經，是比較有困難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專心一意地念誦阿彌陀佛聖號，作為修持淨土法門。專心一意，就是修持禪定。稱揚佛號，憶念佛德，相好光明，智慧增長。發大菩提心，求生西方極樂淨土，他日返回娑婆，廣度有情。所以我們應該趁身體機能尚允許的情況下，好地去理解經文，依教奉行。一則感恩釋迦牟尼佛的慈悲教導；再者不辜負古德，例如玄奘、法顯、義淨等法師，經歷艱苦取經的精神；三者感恩譯經繙素大德的貢獻。



春天來了！

友人李志榮傳來一幅攝影作品——紅棉。

老幹上掛着紅棉花開的「紅點」。這些「紅點」頓然使我感受到「春天來了！」是的，春天來了，你走在大街上，那怕是這「石屎森林」，你也可以看到杜鵑花開，紅的、粉紅的、白的，一叢叢地聚生起來，把這城市點綴得青春美麗。

如果你想觀看紅棉花開，那得走遠一點，到郊外去！——不，今天的郊外也成了都市。在屯門，看到好幾株紅棉樹，一點一點的紅掛在枝上，它告訴你——春天來了！

摘錄大唐西域記

摩揭陀國 建捷椎聲堵波

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，故伽藍中，有窣堵波，謂建捷椎聲。

初，此城內伽藍百數，僧徒肅穆，學業清高，外道學人，銷聲緘口。

其後，僧徒相次徂落，而諸後進莫繼前修。外道師資，傳訓成藝。於是，命壽召侶千計萬數，來集僧坊，揚言唱曰：「大擊捷椎，招集學人！」群愚同止，謬有扣擊。遂白王請校優劣。外道諸師，高才達學。僧徒雖眾，辭論膚淺。外道曰：「我論勝。自今已後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椎以集眾也。」王允其請，依先論制。僧徒受恥，忍詬而退，十二年間不擊捷椎。

提婆事迹

時，南印度那伽闍剌樹那菩薩，幼傳雅譽，長擅高名，捨離欲愛，出家修學，深究妙理，位登初地。

有大弟子提婆者，智慧明敏，機神警悟，白其師曰：「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，不擊捷椎，日月驟移，十二年矣。敢欲摧邪見山，然正法炬。」龍猛曰：「波吒釐城外道博學，爾非其儔，吾今行矣。」提婆曰：「欲摧腐草，詎必傾山？敢承指誨，黜諸異學。大師立外道義，而我隨文破析，詳其優劣，然後圖行。」龍猛乃扶立外義，提婆隨破其理，七日之後，龍猛失宗。已而歎曰：「謬辭易失，邪義難扶。爾其行矣，摧彼必矣！」

提婆菩薩夙擅高名，波吒釐城外道之聞也，即相召集，馳白王曰：「大王昔紆聽覽，制諸沙門不擊捷椎。願垂告命。令諸門候，鄰境異僧勿使入城，恐相黨援，輕改先制。」王允其言，嚴加伺候。提婆既至，不得入城。聞其制令，便易衣服，疊僧加毘，置草束中，褰裳疾驅，負戴而入。既至城中，棄草披衣，至此伽藍，欲求止息。知人既寡，莫有相舍，遂宿捷椎臺上。於晨朝時，便大振擊。眾聞伺察，乃客遊比丘。諸僧伽藍傳聲響應。王聞究問，莫得其先，至此伽藍，咸推提婆。提婆曰：「夫捷椎者，擊以集眾。有而不用，懸之何為？」王人報曰：「先時僧眾論議墮負，制之不擊，已十二年。」提婆曰：「有是乎？吾於今日，重聲法鼓。」使報王曰：「有異沙門欲雪前恥。」王乃召集學人，而定制曰：「論失本宗，殺身以謝。」於是外道競陳旗鼓，誼談異義，各曜辭鋒。提婆菩薩既昇論座，聽其先說，隨義析破，曾不浹辰，摧諸異道。國王大臣莫不慶悅，建此靈基，以旌至德。

磔迦國

大族王興滅事迹

數百年前，有王號摩醯邏矩羅，都治此城，王諸印度。有才智，性勇烈，鄰境諸國，莫不臣伏。機務餘閑，欲習佛法，令於僧中推一俊德。時諸僧徒，莫敢應命。少欲無為，不求聞達。博學高明，有懼威嚴。是時，王家舊僮，染衣已久，辭論清雅，言談瞻敏，眾共推舉，

而以應命。王曰：「我敬佛法，遠訪名僧，眾推此隸，與我談論。常謂僧中，賢明肩比，以今知之，夫何敬哉？」於是，宣令五印度國，繼是佛法，並皆毀滅，僧徒斥逐，無復子遺。

林底補羅國

大伽藍

德光伽藍北，三四里，有大伽藍。僧徒二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法教。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。

眾賢與世親事迹

論師，迦濕彌羅國人也，聰敏博達，幼傳雅譽，特深研究《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》。

時，有世親菩薩，一心玄道，求解言外，破毘婆沙師所執，作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，辭義善巧，理致清高。

眾賢循覽，遂有心焉。於是沉研鑽極，十有二歲，作《俱舍電論》二萬五千頌，凡八十萬言矣。所謂言深致遠，窮幽洞微。告門人曰：「以我逸才，持我正論，逐斥世親，挫其鋒銳，無令老叟獨擅先名。」

於是，學徒四三俊彥，持所作論，推訪世親。

世親是時在磤迦國奢羯羅城，遠傳聲聞，眾賢當至。世親聞已，即治行裝。門人懷疑，前進諫曰：「大師德高先哲，名擅當時，遠近學徒，莫不推謝。今聞眾賢，一何惶遽？必有所下我曹厚顏。」世親曰：「吾今遠遊，非避此子。顧此國中，無復鑒遠。眾賢後進也，詭辯若流。我衰耄矣，莫能持論，欲以一言頹其異執，引至中印度，對諸髦彥，察乎真偽，詳乎得失。」尋即命侶，負笈遠遊。

眾賢論師，當後一日，至此伽藍，忽覺氣衰，於是裁書，謝世親曰：「如來寂滅，弟子部執，傳其宗學，各擅專門，黨同道，疾異部。愚以寡昧，猥承傳習，覽所製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，破毘婆沙師大義，輒不量力，沉究彌年，作為此論，扶正宗學。智小謀大，死其將至。菩薩宣暢微言，抑揚至理，不毀所執，得存遺文，斯為幸矣，死何悔哉？」

於是，歷選門人有辭辯者，而告之曰：「吾誠後學，輕凌先達，命也如何？當從斯沒！汝持是書，及所製論，謝彼菩薩，代我悔過。」授辭適畢，奄爾云亡。門人奉書至世親所，而致辭曰：「我師眾賢，已捨壽命。遺言致書，責躬謝咎。不墜其名，非所敢望。」

世親菩薩覽書、閱論，沉吟久之，謂門人曰：「眾賢論師，聰敏後進，理雖不足，辭乃有餘。我今欲破眾賢之論，若指諸掌。顧以垂終之託，重其知難之辭，苟緣大義，存其宿志。況乎此論，發明我宗！」

遂為改題為《順正理論》。門人諫曰：「眾賢未沒，大師遠迹，既得其論，又為改題，凡厥學徒，何顏受愧？」

世親菩薩欲除眾疑，而說頌曰：「如師子王，避豕遠逝，二力勝負，智者應知。」

眾賢死已，焚屍收骨，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，起窣堵波，今猶現在。

快樂不如安樂

「送狗迎豬」的農曆新年前後，我向一些畫友送上祝福。

祝福什麼呢？

在微信上我寫上：

慢活才能快活

快樂不如安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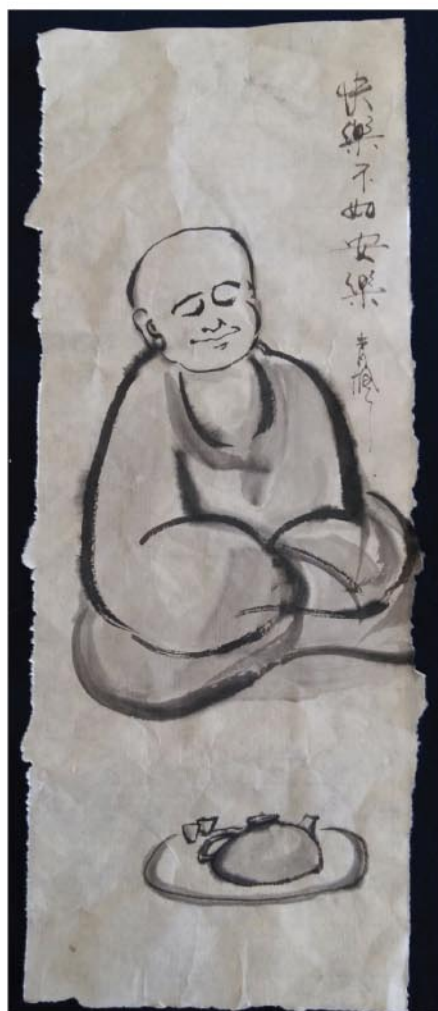
祝福大家食飽無憂米

慢活，是最近這幾年的流行語，也正是很多人的心態轉變。大概在二、三十年前吧，我們常聽到人們說：

「你勿勿忙忙趕去邊？趕去投胎乎？」

言下之意便是說我們的生活節奏太快，什麼都在趕的，但究竟有沒有必要這樣趕呢？恐怕靜下來想一想，自己也禁不住笑起來的。慢活，是把一切生活節奏放慢開來，悠閒一點，平靜一點，我想這才能真正得到「快活」的吧！

「快樂不如安樂」呢？快樂，可以說是這一時之快，是那瞬間的高興吧？但快樂之後可能是一片空虛。如果說「安樂」呢？安樂是一生一世的，在人生過程上平平穩穩、安安閒閒，心境平和，無牽無掛「得閒無事飲杯茶食個飽」，「食飽無憂米」，夠安樂了吧？祝福大家！



城隍廟的對聯

對聯，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傳統文化特色，看來也祇有方塊字才好發輝，因漢字是以單字組合，拆來拆去，搬來搬去，組合起來別有趣味。

前幾天，看網絡，看到一組城隍廟對聯，內容不僅趣味橫生，且導人向善，勸告世人之大好內容，教人看了心領心會。

且讓我做做文抄公，抄上三幾幅趣聯讓大家欣賞欣賞——

安徽定遠城隍廟聯語：

淚酸血鹹，悔不該手辣口甜，只道世間無苦海；

金黃銀白，但見了眼紅心黑，哪知頭上有青天。

江蘇常州城隍廟聯語：

陰報陽報，遲報速報，終須有報；

天知地知，人知鬼知，何謂無知。

鄭板橋為興化城隍廟題的對聯，在無奈中帶幾分積極，實在寫得好，不愧才子也！聯曰：

雪逞風威，白佔田園能幾日；

雲從雨勢，黑漫大地沒多時。



佛教教育應以 「五明」為本

高永霄

（原刊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《內明》第一五二期）

在這個急激轉變宇宙世界之太空時代中，科學已經無疑地被充分利用為拓展人類智識的範疇，故不論在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，其進步的神速，已經是一日萬里。所以，世界各大宗教的主腦人物都在提高警覺，曷殫精力去改進弘道的方針和策略，以免被時代所淘汰。

佛教向來都被認為是消極的宗教，尤其是那些對佛法認識不深的人們，往往提出了似是而非的論調，製造種種藉口去誹謗佛教，而有些盲從的人們也附和其說，以盲引盲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，覺得甚為可惜的事。

可是，近百年來，由於西方和東方的智識學者，對佛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做了許多研究的工作，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，這樣便為佛教開創了一條新的途徑，給予暮氣沉沉的佛教一個復甦的機會。結果，佛教在歐美兩大洲已經植下了根，開始

發芽成長。而在佛教之發源地亞洲的廣大地區，亦因一部份佛教徒的不斷努力，積極地將佛教大為發展起來，例如佛教教育的大、中、小學，醫療機構，孤兒院、幼兒中心、安老院、職業訓練，難民救濟等社會福利設施，紛紛設立起來服務大眾，走向人生的佛教，以利益人羣。因此，使世人對佛教的價值觀念，作了新的評價，實在是值得令人興奮的事。

為了使佛教成為入世的宗教，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佛教是應該與社會打成一片的；令人們認識佛教的修行就是人生生活方式的一部份，構成社會因素的一環，這就是發揚佛教積極精神的最佳表現。這個理想，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釋迦世尊亦曾經說過：「菩薩應向五明處求。」這一句話現在看來仍然是很重要，尤其是應用於佛教教育這方面，可說是金石良言。

五明 (Pañcavidyā) ——就是世間的五種科學智識，與每一個人和整個社會都有密切的關係，就是佛教徒都應該學習的五種歷古常新的學問。

茲將「五明」的內容簡淺解釋如下：

(一) 內明 (Adhyātmavidyā) ——佛教哲學。其中包含了佛教的三藏十二分教，這是佛教的基本教理。因此，佛教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將佛教哲學（內明）廣為闡釋，發揚和研究，使佛教的義理更為普遍和擴展，容易使人接受，清楚了解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，糾正一般人對佛教的錯誤見解，而能樹立佛法的正信。

(二) 聲明 (Śabdavidyā) ——聲韻學與語言學。現代交通工具發達，世界各地之間的距離在時間上縮短很多。所以人們的接觸增加頻密。為了溝通各國之間的思想，交流文化，我們應用的語言也隨着需要而增加，以適應不同的環境。因此，佛教徒應該要學習多些外國語言，以便在弘法上的便利，收到較佳的效果。至於研究聲韻的歷史，發展和影響的學問，也有助於人類的思想溝通。

況且，佛典能夠保存下來，就是由於佛教的先賢們在語言學上有顯著的成就之表現。他們從各種不同方言的佛教原典翻譯成各種不同文字，來適應不同地區的人們閱讀。這就是運用語言學去弘揚佛法的最佳例子。

(三) 醫方明 (Cikitsāvidyā) ——醫藥學。病痛是人生四大痛苦之一。所以釋迦世尊在世時亦常勸導弟子們去為病人服務，而他老人家亦為有病的比丘療傷，因此我們稱世尊為「大醫王」，意義是他不祇能解除人們的精神方面的煩惱困擾，亦能醫治人們的肉體疾病之痛苦。所以佛教徒應該以釋尊為榜樣，學習他老人家的慈悲精神，救度衆生。佛教教育亦應鼓勵青年人去學習醫藥知識，除了做醫生需要相當時間和金錢外，其餘開辦一些救傷

班、護理班、醫療藥物知識班、針灸班、內功課程等，增加人們的自救救人的醫藥學問。

(四) 工巧明 (Śilpakarmasthānavidyā) ——工藝、曆算、技術等學問。世界事物日新月異，弘傳佛教的方式應有所改進。能以科學的技術，現代化的工具，電子儀器等去作適當的輔導，則其效果更為完善。能掌握那些技巧的人材，一定要有豐富的學識和經驗，佛教的教育就是要培養這方面的工科人材，而佛教才能適應生存於這種複雜的環境，繼續流傳下去。因此，佛教要建立多些理工學校，技術訓練學院，職業教育中心，造就有志投身於工業的佛教青年。

(五) 因明 (Hetūvidyā) ——正理學，邏輯學，印度的佛教學者於破斥外道的邪說，常用「因明」作為武器，屢建奇功，伸張佛法的正義。印度的陳那論師曾著：「因明正理門論」，以宗、因、喻的三支作法之推理論式奠定佛教邏輯學之基礎，而其結構之周密，較西方邏輯學更為完備，故為現代各佛學院中，各學生必須修讀之課程之一。

雖然「五明」是世間的學問，與佛法的離言絕慮不能同日而語，可是在這個世俗的社會，若果佛教徒適當地運用「五明」學問和方法，一方面能作吸攝更多衆生的用途，在另一方面亦可以收到利生的功效。職是之故，佛教的教育應以「五明」為本，充實了在這方面的佛學知識和職業技巧，這樣在於弘法利生方面肯定有很大的幫助。而佛法亦由此而融會於衆生的日常生活中，成為佛化的世間。



航拍與山水畫

—— 陳青楓



左起：李志榮、陳鏗、修智大和尚、黃孝逵、陳青楓，攝於航拍展展場。

妙法寺這次辦的「航拍攝影展」，不僅為攝影愛好者帶來新視野，對於繪畫的人，特別寫中國山水畫者，也帶來了衝擊。

香港著名畫家黃孝逵先生專程來看這次攝影展，也難得碰上了這次參展的李志榮與陳鏗兩位，我們寫山水畫的與拍風景攝影之友在一起，話題頗多了，剛巧，本寺住持修智大和尚也出現，於是話

題更多，更多！

展覽期間，我在寺內的日子一有空便到展場去，一次又一次地細看這些攝影作品。黃孝逵與我同樣十分喜歡陳體根這幅「一河兩岸」的作品，隔一條深圳河，深圳這邊繁榮熱鬧，香港這河旁是一大片魚塘。這強烈比照，讓我們產生不少想法，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在畫面結構上看到一些技巧上的處



陳體根的「一河隔兩地」。

理。從攝影到各方面的比對，包括陰陽虛實的對比，無論從攝影還是國畫的創作原理上，這都是一幅出色作品。

陳鏗的這幅廣西桂林景色，大幅度地讓我們看到這地形特色的風貌。這也是航拍的一個難得的特性。

李志榮的「霞浦」，大氣魄，很有點像電影的大片格局，氣勢很好。

航拍，不僅僅是捕捉一個又一個的居高臨下的大場景，它更可以發揮鳥的特性，旋入一些我們無

法在平地上看到的角落，把那些奇幻的角度也呈現出來了。這對寫畫的朋友有很好幫助。

黃孝逵的水墨畫作品特性，本來就好像航拍那樣居高臨下地鋪寫，構圖帶出獨特的神秘感，當然也帶給觀眾不少新鮮感。

我看了這些航拍作品，忽有一個想法：國畫著名理論有說「三遠」——平遠、深遠、高遠。看來今後可加多一遠，那是「低遠」。從高處垂直向下望，那視野的奇幻多變，相信可以為我們的繪畫拓展一個新角度。



李志榮「紫菜養殖場」。



陳鏗的「廣西風貌」。



黃孝逵的水墨畫，很有航拍味道，視野廣闊。



密度的地景

到大館看了一個展覽——

垂直肌理：密度的地景。

這是「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」的一次主題展，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台灣以及海外的八十九個建築師團隊參展。百餘座塔樓型的樓房，密密麻麻地豎立起來，很像香港這彈丸之地的空間。

這也是為了結合主題，建築師們在探討一個「垂直型的城市空間」。

這個展覽，頗有意思。

「大館」開幕期間，也看過好幾項展覽，有些是「莫名其妙」的，有些則實實在在帶着民俗性的，像「關公駕到」。

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，我們無疑是需要一些擴闊視野的文化藝術展覽，但對於某些打着「現代藝術」旗號的展覽，即使把「調子」調得高高的，但發出來的依然是噪音而已，我說的是「某些」，可不要「一竹篙打盡一船人」。

像這次「密度的地景」這樣的展出，倒是做到雅俗共賞，調子和諧。

蕭芳芳講的故事

童星出生的著名藝人蕭芳芳，應香港大學之邀請出席講座，她以自身的經歷向年輕人講述人生之路。蕭芳芳的「人生路」，不是所謂優裕的一帆風順，特別是在童星到「青春玉女」的紅星生涯，捱過不少「鹹苦」。她坦率地講述出來，相信對觀眾會有很好啟發，特別是年輕人，真是一面鏡子。

整個講座，富啟發性的地方固然很多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她在臨完場前一小節帶譬喻的故事。蕭芳芳拿出一截紅蘿蔔、一隻雞蛋，以及咖啡粉。

她的意喻來了——

把紅蘿蔔放在熱開水裡滾煮起來，這看上去硬朗的紅蘿蔔慢慢地軟下來了，因它被煮熟之後纖維被溶解。

雞蛋呢？殼是硬的，但內裡的蛋白、蛋黃都

是液體。在開水滾煮下，蛋殼內的液體也慢慢地凝固起來。這又說明了什麼呢？

蕭芳芳的譬喻是很明顯的，煮過的紅蘿蔔變軟，那是外表的「硬」，也會受環境的侵蝕影響。

雞蛋呢？硬殼就是保護層，可惜，在熱開水之下，它內部也會起變化，會硬化起來。

咖啡粉又如何？當我們把咖啡粉溶入熱水裡，攪拌之後，這便成為一杯美味咖啡。

蕭芳芳要告訴我們的，就是我們做人處世最好便像咖啡粉那樣，溶入熱水（融入社會）而成為一杯可口咖啡。

這故事是讓年輕人體會一下相處之道，在社會上我們不要以自我為中心，也不要「起晒槓」地去作所謂自我保護，和諧而融洽的相處才是最重要的。

城市藝術

大都市，特別是在香港這樣樓房密度「密過蜂窩」的大都市，如果你能在一些空間裡看到花草樹木，無疑你好像看到一些「抖氣位」。那些被稱為「市肺」的小小公園更是難能可貴。

我們穿插在大街小巷裡，偶然看到一些花草以外還有「藝術品」的配合，這就仿如「驚為天人」，十分罕見。——在太古城這住宅區，在閒適的好日子裡，很喜歡順步看看區內一些銅塑藝術品。既有寫真的具像，也有抽象的，據說這些作品是當年雕塑家文樓先生的設計，一幌眼四十年過去了，這些作品還完好地擺放在那裡，保養得多好！

每逢過年過節，一些喜慶的日子，在這些雕塑旁的花草還會換上新裝。你看這隻活靈活現的蚱蜢，被紅紅的花束包圍着，彷彿一個女子換上一套鮮艷的紅衫裙去迎接美好的日子。



吃生果的天堂

經常聽到一些朋友說，越去得其他地方多，回來之後越感覺香港可愛。

這所謂地方多，不僅是指中國大陸、台灣及東南亞各地，還包括東歐、西歐等地方，讓我們冷靜地、客觀地比較一下，在香港生活，的而且確有很多方便甚至是富足，當然居住的狹窄那是一個頭痛問題，但在各種生活條件的比較下，香港的生活狀態確是比不少地方優勝的。如果我們本着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」的心態去對待生活，則香港無疑是「人間天堂」，單是「吃生果」一道，已經是「天堂」得可以了，幾乎是什麼新鮮生果都可以買到，而且說得上價廉物美的，我便看不到其他地方有這樣大行其道的方便。讓我們好好地珍惜眼前的一切吧。



人生道理

偶翻開自己十年前的筆記本。所謂筆記本，並不是整齊齊齊地去寫，內裡不規範地隨意的寫了一些文字，大多是隨思錄，或者看過一些文句覺得可堪咀嚼便隨意地抄下去。

有些文抄，今天看起來仍可堪回味的，也不妨在這裡抄寫下來，公諸同好。

有一位禪師寫的「題裁縫」，有趣——

手携刀尺走諸方

針去線來日日忙

儘覺他人長與短

自家短長何曾量

看到最後一句，可會讓我們有所警醒？

抄錄了「菜根譚」一則——

路經窄處，留一步與人行；滋味濃的，減三分讓人嗜。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。

「菜根譚」另有一則——

涉世淺，點染亦淺；歷事深，機械亦深。故君子與其練達，不若樸魯；與其曲謹，不若疏狂。

「菜根譚」這本書，可謂歷久不衰，很受大眾喜愛。其中的一些道理，可能局限於時代，會有所謂「落伍」。但畢竟做人的道理是永恒的，我們擷取其可思可學可用的部分便好。準此而言，「菜根譚」不失為是一本有用好書。

參 心 中 禪

了身外物
參心中禪

以上這一句，是從自己筆記本上寫下來的，沒有寫上是誰說的話語，可能是自己的感悟吧！

能夠「了身外物」，這說來容易，做起來恐怕要費一點功夫，身外之物，一大堆一大堆的，很多時候是「捨不得」，難斷難離，雖然我們都會說「有捨才有得」，但實際行動起來，左也不捨，右也不捨的，僅是身邊的書也都一大堆了，有時看上去

也會大感苦惱，但無論如何也得來一次決斷地「了身外物」。

近十年來，越來越多朋友在「禪」字上做功夫。坐禪、行禪、參禪，一個「禪」字居然也時髦起來了。有一點倒是想想，「禪」字怎樣寫？旁邊不就是一個「單」字嗎？單，是個人，是個體。「個體」中的「個體」是什麼？是我們的心。所以，我個人認為，參禪實際就是向心裡參——參心中禪。參禪不外尋，都向我們自己內心尋找吧！

隨思錄

我那本筆記本，寫下好些所謂「隨思錄」，今天再翻看起來，有自家嚇了一跳的，也有一些自家看來還可回味的。

常言道：「萬般帶不走，惟有業隨身！」

這沒錯，可在筆記簿裡却改寫成這一句——

萬般帶不走，誰管身後名？

——活好當下——！

十年後的今天，我仍然本持這觀點。

另有一則，不知當時有什麼感觸，居然這樣寫了——

天下之最孤獨者，莫過於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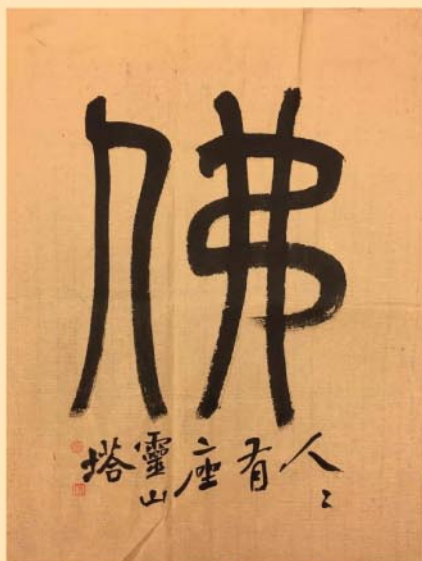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起來，當年是寫了一幅「李白舉杯邀月圖」，用上他這詩句，而又覺得「對影成三人」，真是最大的孤獨。

孤獨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看你如何感悟孤獨這兩字吧，我曾經寫下這樣一句——孤獨出成就！

一個人能孤獨，能耐得住孤獨，這才會靜下心來；能靜心，才會一心一意地去細研自己應該面對的學問，才不會把光陰浪費在「無謂」裡。

笑看四季花千樹

新亞73一群文學院同學書法、攝影展



廖敬珍的書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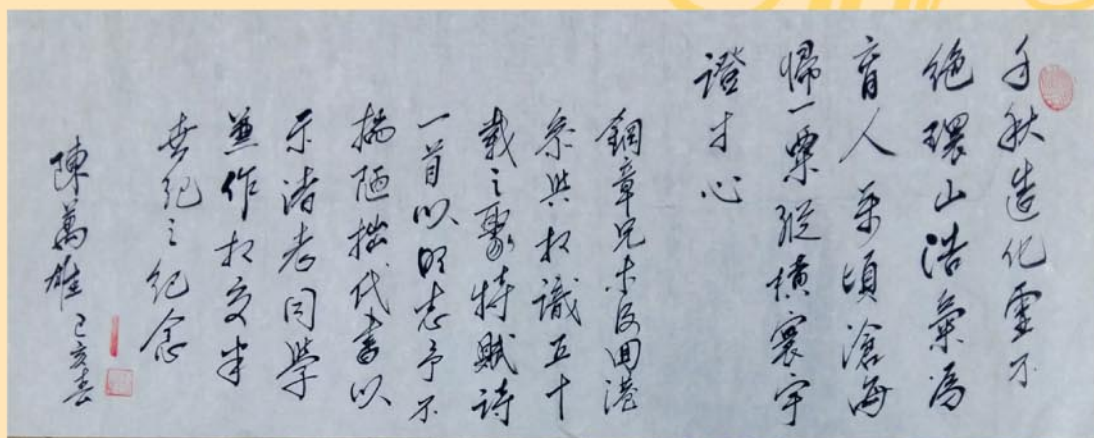


康燕屏的攝影

一九六九年入讀新亞書院文學院的同學，走到今天，不經不覺五十年了。半個世紀的歲月，用「歷盡滄桑」來形容，當然有點過火，但滄海桑田，也經歷過青春期、中年期，如今也許進入弄孫作樂的晚年期了。難得的，是大家時有往還，更在過去的五十年歲月裡培養出不少興趣，如寫詩、攝影、書法、音樂以及著書之類。他們說：「不如大家趁着還《行得走得》，來個興趣共展！」妙法寺文教組同事當然也大表贊成，於是出現了這個「笑看四季花千樹」的專題展覽。

時間放在本年四月八日至四月二十二日，為期半個月。地點在我們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。

參展的十九位同學——何漢威、周佳榮、吳國材、吳淑美、屈啓秋、梁鋼章、梁國英、陶哲文、陳萬雄、陳漢廷、陳婉玲、陳懿行、康燕屏、戚禮華、張潔馨、甄沛之、葉國雄、廖敬珍、劉福注。



陳萬雄之詩與書

林湖奎的作品

最近看了林湖奎一個「四人展」，四位都是追隨過趙少昂老師的，是嶺南派第三代吧！不過，今天的林湖奎，不僅是獨當一面的嶺南派高手，並且可以說在香港畫壇上已躍上第一綫的了。重要的是他並不為眼前的成績而滿足，而是不斷地向前發展，是不斷地更上層樓。

我看了他最近這次畫展，禁不住對這位相識近三十年的朋友豎起大拇指了，是很明顯地感受到他的進境，用色用墨比前更清純，他本來已經給人一個色彩艷而不俗的可喜印象，如今更有點風輕雲淡的飄逸之感。

我對他說：「終於看到你的山水畫了！」他過去二、三十年來一直在荷花、飛鶴、猴子等方面做功夫，山水畫是少之又少的。「是怎麼回事呢？」他曾經說過：「待我好好地想清楚怎樣畫才去寫山水！」不大寫的原因，原來是想多些思考，可見其對待自己的畫作是一絲不苟。

林湖奎這幅「墨豬」，寫得真好！濃濃的墨色，有層次！再加上那綫條勾勒出的造型，任誰看了都會說「可愛」，這就是作品的魅力。



書畫雅集

朋友之間的交往，不在乎相識的日子有多久遠，而在於是否志趣相投，也就是所謂投緣。與何永祥兄的認識就是這樣。他是趙少昂老師的弟子，寫的是「嶺南派筆墨」，在曾鍾貴兄的春茗雅集裡才第一次與他認識，我們是作為曾兄畫會的嘉賓而同抬舉杯吃飯的。當然，何永祥的名字早已聽過，並接觸過他的作品，可正式交談這才是第一次。他這個人爽朗，不造作，而且待人真誠，所以我們交談起來很愉快。沒幾天我在他的畫會雅集上出現了，並且也看到他與一眾嘉賓即席揮毫。

順道說一說，在書畫雅集上即席揮毫，這不是「江湖賣藝」，事實上學生們能夠看到老師邀來的嘉賓作現場寫畫，這對增加筆墨的認識，起着很好作用。

今天，我對「即席揮毫」有一個正面的看法了。

畫友邀請雅集，我是盡量抽空出席的，一來可以看到多時不見的朋友；二來，也可以接觸別人的筆墨，對自己也起啟發作用。

每次雅集都會有熱熱鬧鬧的抽獎，不在乎獎品是否名貴，而有意義的就是我們常說的那一句話——最緊要開心。

三月中下旬，何永祥應邀在廣州高劍父紀念館舉行個展。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行動，是廣州香港兩地嶺南畫派的文化交流。

在曾鍾貴畫會雅集上，曾鉅桓畫友寫了十多幅豬畫供抽獎，大家高興地領獎了。



左起：曾鉅桓、何永祥以及陳青楓。



何永祥即席揮毫



春風畫會雅集，大家除了即席揮毫寫畫外，很特別的是大師兄陳焜旺演其拿手好戲——書寫漢簡·字，一眾師弟师妹大開眼界。



我們方塊字的象形與意會都很有趣。如果我寫這個「裕」字，你立即聯想到什麼詞語呢？一下子，你便會想到充裕、富裕，就單看這個「裕」字，我們立即會想到「有衣食」，形容一個人做人做事有責任心，我們會說：「這個人有衣食！」能夠穿得暖、吃得飽不就是充裕、富裕嗎？這個「裕」字真可以「望字生義」。同樣，「富裕」這個「富」字也是很教我們看上去便心生快慰的，「宀」這個部首，我們都曉得它象徵房屋，看上去就好

裕，有衣食！

像屋頂！於是大凡與房屋、居停有關者，都很自然地用上這個部首。這個「家」字，屋下有「豕」（豬），家肥屋潤也，也就象徵一個家。「富」，屋頂下有這個「畐」字，這個字就是福的意思。事實上，在文字之初期，先有這個「福」字的，福者，富也，都是同音同義，後來才分別開來使用。無論是家是國，我們都希望能富裕起來，家家有福，人人有衣食。

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